

林晓筠感性作品系列

一
(台湾)

永恒的爱恋



黄山书社

I247.5/L117/5

林晓筠感性作品系列[一]

I247.5

L117

5

永恒的爱恋

⑤

南铁匠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

黄山书社

2249

内 容 提 要

雷远中，一位被誉为“台湾最后一颗巨星”的影坛名将，几曾倾倒千百万女影迷。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马王子。他刚过而立之年，成熟、睿智、深沉、神秘，比风流倜傥更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。

高琪芝，一位倍受娇宠的外交官的独生女。双十年华，接受过异域教育，加之生具的独立、叛逆的个性，更显出一股不让须眉的巾帼豪气。

是上帝的安排，抑或是一种偶然性机缘，让他们遭遇在一起。

他们的爱情会有结果吗？他们又将如何影响和作用着周围的人际关系？

1

爆炸声响起。

导演从他的导演椅上跳了起来；不只是导演，连在场的副导演、制片、剧务、场记、灯光、音效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合演这部电影的男女演员，全部都奔上前去，他们都只担心一件事——

他们的男主角。

这是一部耗资巨大、强调特技和火爆场面的警匪动作片，领衔主演的是当今影坛具有“台湾最后一个巨星”之称的雷远中。投资人对这部电影寄予厚望，希望他能重振台湾电影王国的美称。

雷远中被称为巨星一点也不为过。他三十二岁，一个智慧、成熟度、体能正值颠峰的男人；在银幕上他被塑造成一个冷峻、孤寂、挺拔且不需要任何人支援的警探英雄。他那忧郁、孤独、混合着不在乎一切的眼神，深锁的眉头，攫住了所有女影迷的视线，让她们为他疯狂；再加上他俊挺高挑的身材、矫捷的身手，以及被神化了的性格，因此，他才会成为票房的保证。

他的神秘感也是他成为巨星的因素之一；从他的第一部电影卖座之后，他就很少接受媒体或记者的采访，他的私生活对大家而言是个谜，他将自己保护得滴水不漏，使大家直觉的就把他当成银幕上的那个警探，那个对感

情冷淡、一心只想将歹徒绳之以法的硬汉。

在现今的社会中已经没有英雄，到处充斥着贪污、贿赂、官商勾结、金钱暴力，种种令小市民不平的现象和实景，所以雷远中所饰演的警探无非就是正义的化身，大家都把心中的无力感寄望在这个警探的身上；所以他在片中刀枪不入，再多的歹徒、再危险的状况，他都能在手到擒来之际全身而退，赢得胜利。

但是今天的状况不同。

这个爆破的场面早了十秒钟引爆，雷远中一个闪避不及，整个人被爆炸的威力弹到了数公尺以外的水泥地上，瞬时他昏了过去，不省人事；在他脑中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他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……

他好累。

对他的工作。

对他的偶像、巨星地位。

对他一成不变的警探角色。

他终于可以休息了。

现场是一片乱象。救护车在五分钟之内就赶到了；没有幸灾乐祸的人，虽然雷远中始终和人保持一段距离，但至少他待人真诚、实在，而且乐于提携后进、尊敬前辈、不乱抬高价码，拍片又敬业、专注、不迟到、不要大牌、不拿骚，所以他的人缘一流；现在发生这种事，大家急的不是受影响的拍片进度，而是他这个人。

经过一番急救，雷远中头痛欲裂、浑身酸痛醒来，

他的脑子里好像有一个营的人在比赛打鼓似的；英雄不能喊痛，英雄不能掉泪，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或是银幕上。咬紧牙关，他看着围在他病床边的一群护士。

护士们个个都是着迷、爱慕的眼神，特别是那些实习护士，要不是护士长在场，说不定她们早已扑到了他的身上。

“我——”他有些困难的开口。

“仇刚！”一个护士尖着嗓子的叫他在电影中的名字，那个嫉恶如仇的警探名字，但随即被其他的护士拉住，好像要给她一顿毒打似的。

“别这么大声！你忘了他刚出意外吗？”有人骂道。

“我兴奋嘛！”

“而且他是叫雷远中，仇刚是电影里面的名字！”又有一个实习护士说。

“谁在乎！仇刚或雷远中都是他！”

“天啊！他比银幕上更帅！”

“他的发型比孙兴还性格！”

“他比孙兴帅上一千倍！”

“我要他的亲笔签名！”

“我要他的头发……”

这些护士们忘了在她们面前的的是一个病人，一个需要休息的人；她们七嘴八舌，好像中了邪似的盯着他、讨论他，只差没有把他供起来，就算是刘德华在这里也不过是如此。雷远中想将她们吼出去，但是他心有余而力

不足，幸好护士长出声了，她河东狮吼般的一叫，这些小女生一脸哀愁、不满的鱼贯走出急救室，并且依依不舍的猛回头，好像要记牢这一刻似的。

他不禁发出痛苦的呻吟，他发誓下辈子他不再当什么偶像、巨星，他要做一个平凡的男人。

“雷先生！不好意思，这些小女生——”

“副导在外面吗？”他不得不打断护士长的话。

“外面有一群人。”

“可不可以麻烦你去请副导进来一下，他叫小何。”

“可是医生说你需要观察。”

“只是讲几句话。”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请你！”雷远中不得不在这时发挥在银幕上的魅力，即使必须承受来自肉体上的痛楚，他还是挤出一个能打动万千女性的笑容；果然护士长一副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样子，立刻走出急救室。

雷远中松了口气，他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
一会儿副导小何走了进来，他脸上有焦急、有关心，见到已经醒过来的雷远中，他如释重负。男主角可不能出事，撇开电影不谈，他和雷远中还是好朋友，他们合作过多部电影，雷远中并承诺只要他当上导演，他会免费的为他演一部戏。

“你总算醒过来了，真是老天有眼！”小何用脚勾过一张椅子，跨坐在椅子上。“制片差点心脏病发作，导演

差点宰了弄道具和那几个搞爆破场面的！”

“把我弄离开这个他妈的鬼医院！”雷远中劈头就是一句。

“你能用这种口气说话，八成不是很严重！”小何打趣道：“这里可不是鬼医院，这是一家大医院。”

“这里是动物园。”

“不能怪那些小女生！”小何光是想到前不久的画面，他的嘴不由自主的就露出了一个想大笑的弧度。“我从不知道小女生们有这么好的效率，一个先发现是你之后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整个医院就为之骚动、沸腾起来，那种效率真是连专业记者都要大叹弗如；现在外面还是闹哄哄、议论纷纷，需要急救或是重病的人，今天最好别来这家医院，我怕这些护士的魂已经都飞到你这儿了，拍片现场的工作人员如果有这些小女生的效率，进度就不会落后！”

“小何！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。”

“好！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要出院！”

“出院？！”小何惊呼。“这可不是闹着玩，也不是拍电影，你现在可不是电影里那个打不倒、打不死的‘仇刚’，医生说你需要观察几天，你的瘀血、外伤，你回”

“出院！”雷远中冷峻的眼神，一点商量都没得打的态度。“这些小女生会把我逼疯。”

“可以换病房，谢绝打扰。”

“小何！你刚刚才夸过她们的效率。”

“那我们换医院！”

“再引起另一次的骚动？！”雷远中肯定的摇头。

“那——”

“我要出院回家休养！”

“医生那——”

“你去摆平！”

“拜托！大牌！”小何苦哈哈的一张脸。“你那间公寓除了钟点女佣外，又没有其他人可以照顾你，除非薛可梨真的是你的情人，而她又能从法国赶回来；她不是在那里拍片吗？”

“薛可梨不是我的情人！”雷远中郑重否认。“而且我不会待在我的公寓里。”

“那你会在哪里？”

“我爸爸的果园。”

“你要到那里静养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

“那片子——”

“我只给你一个人电话。”雷远中抬起依旧疼痛不已的身体。“我们可以保持联络，暂时我没办法拍片，请导演先拍其他人的戏，一等我的身体好些，我会自动的回到片厂，即使是机器都要保养、上油。小何！我就是需要保养了，再这么没日没夜的拍下去，我怕我会做出退

出影坛的决定。”

“大牌！这可万万使不得，很多人靠你吃饭，别忘了我早晚会熬成导演，你要为我免费的拍部戏。”

“所以你最好现在帮我办出院。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，我相信没有问题！”

“真是强人所难！”

“我是在自救。”

小何只好百般无奈的起身，椅子被他用脚又踢回到原位。雷远中的心情他能体会，搞电影和第八艺术不是普通人能了解或做得来的，尤其是身为偶像；雷远中是该充充电，而且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医生那里就只好由他来交涉了。

雷远中松懈的吐了口气。要是没有这次的意外爆炸事件，说不定他还会像机器一样不停的拍下去，直到自己过气，直到自己报废，没有一点价值；但是这次的事件给了他一个自省并思考自己未来的机会。

他不能当一辈子的偶像。

他不能拍一辈子的电影。

他要想想自己的未来。

口中嚼着口香糖，随着热门音乐打节拍，并一边收拾行李的高芝琪，一点也不知道她的英国之行即将泡汤；她将一些发卷、窄管裤、紧身牛仔褲、布鞋、高跟鞋，到

狄斯可舞厅跳舞要穿的闪亮舞衣都放到了行李箱里。

今年她正好是双十年华。由于她的父亲是外交官，她又是家中的独生女，所以跟着她的父母跑遍了大半个地球，只要是和台湾有邦交，或是设有办事处、经贸往来的国家，通常她都去过；拜他父亲所赐。

很小就知道自己是个“不速之客”；她的父母在快四十岁时才生下她。原先她的父母是不打算有小孩的，但是竟然有了，拿掉小孩又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该有的行为，所以他们生下了她，接着她的母亲就去做了结扎，她成了独生女，家中唯一的小孩。

父母带着她到处跑，她的教育是在国外完成的；她会多种语言，而且个性就像那些外国小孩，独立、叛逆、有自己的一套主张，不相信传统、不甩礼教那一套，自我意识极强，只相信自己。曾经，她让她的父母头痛不已，直到现在依然是。

她的头发只到耳下；她知道男人喜欢长头发的女孩，所以她偏偏要留短发，她知道男人喜欢温柔、顺从的女人，她偏偏要求自己刚强、据理力争；她是她自己，不是男性主义社会要求下的附属品，她虽然没干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但是她在所女校所制造的话题和事迹，到现在依然令人津津乐道。

她遗传到她父亲的高挑身材，她母亲姣好、柔美的脸庞；即使在金发美女充斥的国外，她依然是众所瞩目的焦点，成功的做了不少国民外交。她的生活虽然还谈

不上荒唐，但是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。

她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在得不到结论或任何的解决之道下，她只有日复一日，继续的过她这种生活。数年后如果她碰到一个理想对象，结了婚，说不定她就会了解到真正的生活意义、生命目的是什么。

但在她二十岁时——

她只想享乐，尽情的享受人生，享受青春，享受她的灿烂、多彩多姿的生活。

英国她待过一年，在她十七岁时。这趟旅行正好可以探望老朋友，疯狂一下，顺道再去一次温莎古堡、白金汉宫、大英博物馆，这些令她至今依旧有印象的地方。

高复安和方敏卿一起走进女儿的房间；他们握着彼此的手，像是要给对方打气似的。快六十岁的人了，在他们的脸上有着风霜，头上有着白发，虽显老态，但是他们却依然有着外交官的雍容气度和知识份子的风华，一看就知道是不平凡的一对夫妻。

但是不平凡的夫妻却有一个令他们头大的女儿。

“芝琪。”

高芝琪转过身，给她的父母一个微笑。“我快收拾好了，最后一个皮箱了。”

高复安有些心虚，他顺手关掉了收音机；他觉得和自己的女儿交谈比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交谈还困难。正事好谈，反倒是女儿的事叫他倍感困难；快四十年的年龄差距，不是简单的‘代沟’二字能说得完。

“芝琪！你要冷静。”方敏卿这个做母亲的也有些罩不住似的把丑话说在前头。

“出了什么事了！”她不改懒洋洋的口吻，只要孩子大战没有爆发，那就没有什么大事了。

高复安和方敏卿互相对望着，他们用眼神暗示对方开口，结果没有人愿意说话。

“爸、妈！”高芝琪不耐烦的坐在她的皮箱上，抽出一张面纸，将口香糖吐在纸上包好。“反正总要有人说，你们就随便一个人说吧！”

“你！”

“你！”

高家夫妇同时的指着对方。

高芝琪扬起眉。她像探照灯似的目光，在她父母的身上来回的巡视着。“爸、妈！你们是不是在我的背后算计我？如果是，这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，还亏你们是远近闻名的外交官夫妇！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！算计？”高复安闻言一怒。

“芝琪！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父母说这种话？”方敏卿也不放过女儿。

“谁叫你们吞吞吐吐。”

“好！那我就明说。”高复安知道与其声东击西，不如开门见山。“你不能去英国！”

“那我要去哪里！”高芝琪还是漫不经心。“你们不是说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吗？连一年的租金都收了。”

“所以你不能留在这里。”高复安在心里窃喜。“我已经帮你安排好地方了。”

“先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不能去英国！”

“芝琪！你该定下来了。从你毕业到现在，你只拿到高中文凭而已，然后每天混日子，吃喝玩乐，和那群外交官的子女玩在一块，别的没有学会，倒是混的本事精通，我不能让你再这么下去，我和你妈想要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。”他义正辞严的说了一大串话。

高芝琪一副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表情；她揉揉鼻子，掏掏耳朵，还是满不在乎的。英国去不成，台湾还是可以玩，而且台湾的夜生活热闹、刺激，什么KTV、HTV，华西街的杀蛇，阳明山的温泉、风车，士林忠诚路一带的啤酒屋，一些新开的大型狄斯可舞厅，她不会寂寞的，她嘴角带笑。

方敏卿忍不住的一叹，这孩子还不知死活。

“你们把我安排到哪里？爷爷、奶奶那儿？”

“不！爷爷和奶奶的身体经不起你的折腾。”

“外公、外婆？”

“他们欢迎你‘偶尔去玩’，但是住下来……”方敏卿一个苦笑。“他们还想多活几年。”

“妈！说的我好像是什么混世魔女似的！”高芝琪抗议。“我也不过是把舅舅的车撞坏，不小心烧掉他们的厨房，至于表妹的男朋友，我是无辜——”

“够了。”高复安不想再听下去，他的心脏也不是挺

好。“这次去的地方有些特别。”

“是哪个亲戚家？”高芝琪不带劲的问。

“不是亲戚。”高复安不敢对女儿说已经没有亲戚敢收留她，大家对她是又恨又怕又爱的，情绪很难解释清楚。“是我的一个朋友。”

“住哪？阳明山？”

“不！在南投。”

“南投？”高芝琪听过北投。她跟着父母在世界各地跑，对自己的国家反倒不是很熟悉。“那里是做什么的？你们把我送去那里干嘛？”

“至于南投是做什么、有什么就由你自己去发掘，爸的那个朋友有一个果园在那里，地方挺大的，他答应让你去住一阵子。”

“果园？一阵子？”

“芝琪。”方敏卿这会开始唱白脸了。“你不是一向喜欢新鲜、不同的事吗？所以我和你爸替你安排了这个机会。你可以帮忙采收水果，并且帮忙弄三餐，我知道你没有做过这些事，但凡事都有开始，他们会给你薪水，食宿由他们提供。”

“妈！你是叫我去当下女、工人！”

“只是叫你工作而已。”

“我不要！”高芝琪从行李箱上弹跳起来。她像只野兽般的为自己的前途挣扎。“如果你不让我去英国，如果亲戚那也不能待，我自然也有我的去处，你们不必替我

安排，我不去什么狗屎果园！”

“不准你用‘狗屎’那两个字！”

“那‘SHIT’如何？”她顽强的说。

高复安一向相信爱的教育，他觉得打骂小孩没有用，愈打小孩子，叛逆心愈重。

“芝琪！我已经冻结你的银行存款，你领不到钱，至于亲戚那里，我都交代过了，你得不到任何的帮助——”

“我还有朋友！”她不受威胁的说。

“你的好朋友大部分都在国外，在台湾你只有亲戚和表兄弟姊妹，他们不会帮你。而国外你的那些朋友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而且我也和他们的父母商量过了。芝琪！我不得不劝你面对事实，你孤立无援了。”

高芝琪的眼神忽明忽暗，她久久没有说话；高家夫妇是担心，但是他们亦不发一言。现在是打心理战的时候，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谁就赢了。他们知道芝琪不是哭闹型的，她一向把眼泪视为软弱的表现，她痛恨女人用眼泪达到目的，她一向都是据理力争。

“爸、妈！你们不能强迫我去那种狗不拉屎、鸟不生蛋的鬼地方。”

“你何不去看看再说！”

“我讨厌那里。”

“你甚至还没有去过那里！”

“我讨厌果园。”

“那里种的都是你喜欢吃的水果。”

“爸、妈。”高芝琪只好使出最后也是最毒的一招。
“如果我说我恨你们呢？”

“我们能谅解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将来你会感激我们的。”方敏卿露出一个慈母般的笑容。“相信我们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你好，就因为我们爱你，所以不能再放任你、再宠你、再纵容你，你必须学学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负责，什么才是扎实的生活。”

高芝琪这会儿真的是欲哭无泪。她跪下来苦苦哀求有没有用？她抱着她父母的大腿，求他们带她到英国这种戏剧化的举动有没有效？或者她该自立自强，去那个鬼果园瞧瞧？

“芝琪！你没有选择。”高复安有些不安的说。

“芝琪！去吧！说不定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”

“我只想去英国。”她哭丧着脸。

“那只好看以后了！”

“如果我真的受不了，如果我发疯或是我崩溃了呢？”她怒目而视。“如果我被欺负呢？如果我受了委屈呢？如果我受到虐待呢？如果——”

“芝琪。”高复安摆出一副不必再多说的表情，否则会愈扯愈没完没了，而且他怕自己和他老婆会心软，又决定把女儿带到英国。“车票在客厅的茶几上，老刘会送你到达车站。你的行李最好再整理一次，有些东西派不上用场。下午你就不用到机场送我们了。”